



翻译对中国传统音乐对外传播的作用

——基于文化视域的思考

陈榕烽

摘要：如何将历史悠久、遗产丰富的中华音乐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是广大中国传统音乐工作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立足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现实，笔者分析了翻译对中国传统音乐传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并呼吁学术界关注音乐翻译，共同致力于音乐翻译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英译；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作用

人们常说，音乐是一种流动的语言；甚至说，音乐是一门世界性的语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能在音乐中找到共同的东西。然而事实上，无数的例子却在反复地表明，基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人们对于音乐本身的理解迥然不同，甚至有着相悖的审美观点和欣赏标准。那么在这样一个鼓励文化多元化的社会，各民族的文化，当然也包括音乐文化，想要在经历传承与流变的过程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然需要与外界的交流。而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无一例外地依赖翻译，翻译是介绍一国文化最有效的手段。中国传统音乐，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律制、音阶、宫调等基本乐学和乐学理论，到更大范围的形态特征，或是从其哲学基础、文化传统直至特有的民族思维方式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因此，中国传统音乐的外传不可能也不应该单纯依靠音乐表演或是传统的口传心授等音乐自身的传播形式，而应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翻译。通过音乐翻译的转介，可以有效地促进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笔者所谓的音乐翻译指的是与音乐有关的笔译与口译。

一、乐学理论的翻译

中国传统音乐有其特有的带有体系性质的规律和特点。在中国音乐中，最为普遍的是三分损益律（五度相生律）、纯律、十二平均律并用。一些民族地区的山歌甚至还有自己独有的律制。因而对中国律制系统、乐学理论不熟悉、甚至一无所知的外国人来说，根本理解和接受。不仅如此，许多外国人长期受“欧洲音乐中心论”和民族优越感的影响，自然而然就会有贬损中国音乐的言论。19世纪美国商人中国的音乐有过这般评论：中国音乐是“地狱之乐”，中国乐队的音乐犹如“十只驴子的尖叫、五知热锅撞着汽船的火炉、三十只风笛、和一位教堂司事在敲破钟。1865年美国传教士杜利特说中国戏剧伴奏“多数已锣鼓为主，对不习惯的外国耳朵简直不太舒服，所以实在不能算是音乐，也不能当作娱乐。1867年也有位不知名的英国传教士在香港唱诗，他认为中国人“没有歌曲也没有音乐观念；乐器都只能发二、三个音，唱歌以假声高吼，因而不成曲调”。... 因此，中国传统音

乐的外传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必须通过翻译与中国音乐的表现形式同步介绍给外国。这样至少能够为中国音乐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进而减少甚至避免西方人因为还无法理解和接受中国的音调系统而用“没有曲调”来评价中国音乐。

二、音乐美学基础理论的翻译

中国传统音乐历史悠久，遗产丰富，种类繁多，色彩缤纷，风格独特，是全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要真正把握中国传统音乐的灵魂，还要深入了解民族音乐审美心理特征及其成因。中国的56个民族在长期的融合与交流过程中，各族人民文化及审美心理上相互理解、融合并趋同，呈现出明显的共性，即，同属于中华民族的共性：

情感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内容和形成上“尽善尽美”的评价标准，创作上的“渐变”原则，形象上的“写意重于写实”；欣赏上的“直觉体悟”；思维上的“模糊型”和“线性”；性趣上的“自然”、“超越”、“宏通豁达”、“物我合一”、“情景交融”、“含蓄”“神韵”、“壮美”、“庄重”、“热烈奔放”等等。

——《民族审美心理与我国传统器乐创作》褚颢 2004

以上描述的中国传统音乐的特征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宗教文化、语言、伦理、哲学密切相关。只有通过翻译，系统地将上述各个方面的理论著作介绍到西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才能够真正得到接受和认可。比如，西方民族与中华民族由于民族心理、哲学基础、审美情趣的不同，在音响表现形式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征。正如西方绘画在运用线条的同时，还十分注意明暗效果，追求造型的立体性一样，在音乐作品中也更着力于多声部的复调、和声纵向组合，属于复调音乐。而中国的国画、书法多在“线”上下功夫，其传统音乐艺术的音响表现形式也是单音音乐。然而，1851年法国作曲家柏辽兹在担任伦敦举行的万国博览会的乐器评鉴员期间，曾这样发表过对中国音乐的看法：“至于谈到和声和伴奏的配合，我不得不说这个中国人简直一点和声的念头都没有。那首歌（从任何一个观点都是可笑而令人作呕的）停止在主音上面，和我们最平常的乐曲一样，但却从头到尾没有脱离过一开始时的那个调性和调式。”在对中国音乐的美学基础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即便是柏辽兹这样一个音乐内行，尚且对中国音乐存在这样的偏见，更何况其他普通民众？因此，音乐美学理论的翻译也是中国传统音乐传播的一项重要任务，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传统音乐的传播扫清音乐文化认同的障碍。

三、民间礼俗的翻译

通过翻译介绍中国礼俗，有助于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中国音乐包含两种形式，一种是欣赏性的，另一种是功能性的。认真考察中国音乐史就会发现，这是有缘由的：中国传统音乐的许多品种总是依附于各类礼俗活动出现，并且是在礼俗活动中得以传承和发展的。例如，在中国北方，特别是陕北一代，民歌唱道：“女子养到一十九，没帮吹手她不走”。鼓乐与婚礼之所以密不可分是因为结婚乃人生头等重要之事，必须求得社会舆论和天地鬼神的支持与见证，造势与宣示是求得支持与见证的最好方式，而鼓乐则又是造势与宣示的最好方式。结婚是人生的第一大喜事，用鼓乐来营造喜庆氛围当然必不可少，因此，婚礼不可没有鼓乐。婚礼中的鼓乐主要用于迎亲，少数人家在定亲和送日子时也有用鼓乐待客和造势的。中国人在这样的鼓乐声中，感受到的是喜气洋洋，用鼓乐来烘托一种红火、祥和的节日气氛。然而，没有任何中华文化背景的外国人却没有办法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会用这种毫无旋律的鼓乐来表达这种欢庆，不明白这震天的鼓声中到底蕴含着怎样的一种感情。

对于这种现象，笔者也有过类似的经历。2004年1月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第37届世界年会在福州举

行的时候，大会组委会组织全体与会代表观看福建民俗音乐表演。其间出现了这么一个小插曲：在莆田市群众艺术馆举行的莆仙戏专场表演上，当地文化部门安排的第一个节目是民族吹打乐

《庆》。主持人话音刚落，锣鼓声震天，许多国外的代表们立即用双手把耳朵塞住。还有一部分人干脆“逃”出表演厅，说：“这简直就是折磨我的耳朵！”(It's a torture to my ears.)作为大会翻译组成员，笔者跟随其中一位与会代表，向他解释这鼓乐所表达的意思、该音乐形式所产生的环境，并告诉他中国人听着鼓乐就像西方人听摇滚一样兴奋，而不会觉得是噪音。他表示理解。第二天在泉州的广场上欣赏锣鼓表演的时候，他就显得异常兴奋，完全被感染了。笔者简单的几句解释，其实就是通过翻译向老外们介绍有关中国鼓乐所赖以产生的民间礼俗。

倘若在每次邀请外国人欣赏礼俗音乐前，通过翻译使他们对与该音乐相关的中国民间礼俗有所了解，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引导其欣赏，就能减小上述情况发生的几率。倘若这项工作能够深入，必然能够促进世界对中国礼俗文化的兴趣，从而促进中国民族音乐的外传。

四、中国传统音乐英译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其实，中国音乐、翻译工作者们在上述各方面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西方人早已广泛认可中国的《梁祝》，也熟知《梁祝》所描述的同他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凄美的爱情故事；中国京剧被作为国粹推向世界，大量介绍京剧的英文读物出版，目前，它已倍受国外专家和音乐爱好者的喜爱，中国戏曲学院甚至有了洋硕士生；国外已经普遍接受“erhu”（二胡），“pipa（琵琶）”，而可以不再使用Chinese fiddle和Chinese Lute... 但是，这还远远不能满足对外传播我国传统音乐的需要。我国目前音乐翻译的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中国音乐汉译外的现状更令人担忧。

正如上文所述，音乐翻译包括了对乐学理论、音乐美学基础、历史文化、民俗礼仪等各方面内容的翻译。这就要求译员除了精通外语之外，还有音乐、历史、文学、哲学、美学、宗教等社科专业知识。目前国内能两者兼顾的译员数量相当有限，特别是能够胜任音乐口译的译员更是屈指可数。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第37届世界年会在榕举行前，组委会收到国内学者论文英文译文时发现其中语法、用词错误百出，组织了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教师、研究生进行修改。但是在对音乐学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外语专业师生们又如何保证修改翻译的过程中准确地传达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呢？目前中国音乐的英译普遍借助于留学生的力量，这是远远不能适应中国音乐文化外传的发展需要的。

长期以来，由于音乐翻译人才稀缺，大部分音乐翻译工作者注重翻译实践，无暇顾及音乐翻译理论的研究，更不敢奢求用理论来指导实践。从未有哪次翻译学术会议以音乐翻译为主题，进行研究、探讨。许多器乐、乐曲、乐种名称还未能形成定译。特别是有些中国音乐理论术语在英文中找不到相对应的词汇，或是它所指的含义在西方音乐中根本就不存在，音乐翻译工作者们在翻译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理解，各操一种译法，各自为政，给外文读者的理解增加了难度，甚至造成困惑和误解。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各国之间在各个领域都加强了交流与合作。我们姑且不去讨论艺术是否也面临着全球一体化，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中国音乐文化将何去何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音乐学者走出国门，参加在世界各地举办的民族音乐学术交流会，为中国传统音乐走向世界作出自己的努力；越来越多的世界性、地区性音乐学术会议在中国举行，为国外同行认识、了解中国传统音乐提供了良好的机会。06年2月12日至3月16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举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我们祖先在思想和实践上所能达到智慧的高度，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无法估量的重大意义。本届电视青年歌手大奖赛又推出原生态唱法，充分

体现了国人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普遍关注... 我们应该把这样一个外部环境理解成中国传统音乐发扬光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因此, 我们没有理由让音乐翻译发展的滞后影响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对外传播。笔者谨以此文抛砖引玉, 希望能以此引起学术界对音乐翻译的关注, 共同致力于音乐翻译问题的研究。

参考文献:

- 王耀华 杜亚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1999年8月
- 陶亚兵 著 《中西音乐交流史稿》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年
- 《中国传统音乐的诠释(论文集)》2004年1月
- 蒋红红《跨文化视角中的中国民俗文化词语汉英翻译研究》2004年4月 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翁凤翔 《论我国的音乐翻译》, 《上海科技翻译》1999年No. 4
- 张伯瑜 《中国音乐术语的英译问题与解决方法》, 《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三期
- 韩震 《论全球化进程中的多重文化认同》, 《求是学刊》2005年9月 第32卷 第5期

作者简介:

陈榕烽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04级研究生, 350007

电话: 13385911165

E-mail: minna031@163.com

蒋红红《跨文化视角中的中国民俗文化词语汉英翻译研究》p.iv. 2004年4月, 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原注引自E. Doolittle: *Sketches in China*, Philadelphia, 1830. 此处又引自《中西音乐交流史稿》陶亚兵著 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年 p 269

原注引自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Vol. II.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865, P 297. 此处又引自陶亚兵 著 《中西音乐交流史稿》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年 p 270

原注引自柏辽兹《管弦乐之夜》(*Euenings in the Orchestra* Tr. by C. R. Fortescue.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3, P 218~224.

《变革社会中的中国传统音乐——其消亡复兴的内在原因》张伯瑜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 2004年1月 《中国传统音乐的诠释(论文集)》 p259

联系我们 | 协会地图 | 合作单位 | 协议下载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福建省翻译协会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华林路97号省外事大楼702-703室 邮政编码: 350003 电话:0591-87827338, 87873331, 87876953